

趙遠齋史話



二卷
稿本
乘雲吳





浙東圖書館藏







金氏花近樓書目解題

志遠齋史話三卷

稿本

清楊以貞撰



舊存史話四卷丁丑夏薄游白下質之全椒
先生先生多所許可爲呈之瑞安孫太僕衣
僕開藩江甯謬謂此稿有裨於經世之用出其長沙
所刻永嘉叢書以贈是年秋歸棹龍湖次吳閩復質
之曲園俞先生先生頗有是正歲癸未續成二卷共
六卷是後依人碌碌不暇更續今年夏間居無事以
爲此稿雖經數先生訂正然可刪者尚復不少因取
而復加丹黃刪其十之四五可存者止三卷而已然



是三卷者今日以爲可存恐異時則又否矣且異時
苟有閒暇擬爲再續古人成數卷書多有殫畢生精
力者此事固不能局以時日也旣刪竟重錄一過識
其崖畧於簡首云

光緒乙未仲夏歸安楊以貞書於若溪寓齋

志遠齋史話卷一



歸安楊以貞鐵山



漢高祖奉太公置酒未央宮唐太宗亦奉高祖置酒
未央宮是二君者似乎皆能以天下養矣然分我杯
羹之言脅父臣虜之舉後儒不能原其情而寬其責
故知事親者以義不以文
石厚附州吁石碣誅之邾超黨桓氏邾悞罵之僕固
懷恩叛唐其母捉刀而逐李日月降朱泚其母不哭

其死楊涉奉璽於梁其子凝式曰大人爲唐宰相奈
千載何李懷光將謀不軌其子瓘言於德宗曰臣父
必負陛下朱全忠將受唐禪其兄昱呵之曰朱三爾
作得否褚淵詣齊宮勸進其弟炤喟然曰使彥回作
中書郎而死不當爲名士耶親如父母兄弟猶不能
以私恩廢公義況其在天下後世之人乎。
與虜和親非美事也然石晉父事契丹而興唐後主
不肯和親而亡或者以爲事值萬難之秋不妨權宜

而爲之不知君子甯與國俱亡不與賊並立。

習鑿齒漢晉春秋以蜀爲正統考亭綱目因之陳壽
三國志以魏爲正統涑水通鑑因之後儒論通鑑綱
目之是非者亦不少矣蕭山王穀賡曰宋藝祖以受
禪開基通鑑自不得以魏爲篡高宗以宗枝再造綱
目自不得以蜀爲僞其言較爲平允

歐公作五代史不爲韓昈眼立傳劉原父譏之以爲
第二等文字歐公一代通儒豈不識忠義與善讀書

者默會歐公之意可也

班生有受金之污陳壽有求米之陋古人之得佳傳者容有由貨賄而來蔡邕自謂惟譔郭有道碑無愧色其他可知矣邕比班生陳壽或廉或否吾不敢知然獄中求成漢書王允謂不可使佞臣執筆佞臣豈有能持廉節者乎自是而後任史職者其才遠不如班生輩其操守之不可信則有十倍於班生輩者故其誣詞濫語往往不足傳信於後故吾謂任史職者

必先以能持廉節爲斷。

洪武三年獲元主嫡孫買的里八剌楊憲等請獻俘於廟太祖曰元人入主中國朕之祖父亦與享其太平獻俘之事不忍加之乃封元皇孫爲崇禮侯案太祖之待亡元庶幾三代盛王之事以視宋弒零陵齊弒汝陰梁弒巴陵陳弒江陰隋弒介公闡其仁暴爲何如

萬寶常聽太常樂泣然而泣人問其故曰樂聲淫厲而

哀天下不久將盡大業之末其言乃驗案齊之將亡
作伴侶之曲陳之將亡有玉樹之歌其聲哀惻道路
聞之率皆悲泣樂記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
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
音之道與政通矣故君子審樂以知政

崔寔政論云諺曰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唐太宗引之
以爲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劉先主周
旋鄭盧間不聞論赦文中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

有天下者其母以赦爲寬大乎。

馬廖云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
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蓋國俗
之奢儉無不視朝廷爲轉移故漢文帝惜露臺之費
晉武帝以麻紵易絲紵宋高被服布素隋文帝唐文
宗並服澣濯之衣宋太祖戒後宮衣錦繡明太祖詔
乘輿服御無得飾金欲天下人之胥歸於儉也必自
一人始。

綱目書人主終三年之喪者晉武魏孝文周高祖^{皆終三年喪}而喪

已而遺詔短喪者乃在恭儉仁明之漢文帝朱晦菴

集雜云五峯胡氏仁仲論短喪失不在文帝而在景

帝胡寅讀史管見亦云遺詔短喪謂吏民非太子嗣

君而景帝冒用此文自短三年之制是不為君父服

斬衰自景帝始也嗚呼孝文盛德之主何至變壞禮

法如此然非二胡之辨則亦安見短喪之失不在文

帝而在景帝哉

熒澤之戰衛侯以不去其旗致敗桑落洲之戰何澹
之以坐舫自表致敗赭圻之戰殷孝祖以鼓蓋自隨
致敗邱山之戰高敖曹以旗蓋臨陣致敗行軍表異
兵家所忌然李晟每戰必錦裘繡帽狄青每戰必帶
銅面具而晟青皆以勝王伯厚曰兵豈有定法哉岳
武穆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秦二世信任趙高遂成望夷之禍漢成帝信任王氏
遂有新莽之僭蜀後主信任黃皓遂來陰平之寇梁

武帝信任朱异遂取臺城之辱陳後主信任孔範遂
召景陽宮之亂隋煬帝信任虞世基遂致彭城閣之
變唐元宗信任李林甫遂有蜀道之行宋神宗信任
王安石遂釀靖康之難明建文信任齊泰黃子澄遂
啓燕邸之衅自古國家敗亡未有不由於誤用小人
故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以金錢愧張武而武爲廉吏以絹愧長孫順德而順
德爲循良當罰而賞賞甚於罰真化貪之善法也

宋趙普爲相錢俶遺瓜子金十瓶唐後主餽五萬金
太祖俱命受之一時震駭或謂盛德之君其局量固
自不同而不知太祖之命受之者有深意存焉國家
初立人心未附其有輸誠而通款者大都各存歸向
之心於是受其金以爲結好之地而復推至誠以相
與以俟其來格而來王此帝王馭四夷之道也若漫
不加審一概謝絕則彼之餽遺之者必且疑懼而不
自安或益爲守禦之計是自樹敵也而謂太祖爲之
後漢書

乎

周亞夫軍中不得馳驅文帝曰真將軍也段志元昏
夜不奉詔太宗曰真將軍也自古有仁明不世出之
君而後有剛勇不可撓之將。

漢高祖既命酈生說齊矣而淮陰侯復破齊唐太宗
既命唐儉慰撫突厥矣而李衛公復破突厥或者以
爲非信也不知舉大事者不拘小信
輿論不可拂爲其出於至公也然孔子治魯子產治

鄭民皆始毀而終譽故魏文侯匿諺書樂羊成中山之功魏襄王信史起鄴令成鄣水之功人主惟不惑衆人乃能用一人

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漢光武躬親庶務魏明帝按行文書唐元宗親預銓選以人主而好治臣下之事是與驥俱走也法已成之法而不能法其所以爲法此王莽法井田安石法周禮所以取怨於民也故君子行法順時便

民利國家傳後世以一人之心順千萬人之心不敢
強千萬人之心順一人之心

士有天下人愛之者有一人愛之者用天下人愛之
者安此開元相九齡所以治也用一人愛之者危此
天寶相林甫所以亂也

紹興南都海內望中興焉然汪藻譽邦昌而汪黃毀

宗澤張梟褒秦檜

見周紫芝
倉米稊集

而徐誥貶張浚是非倒

置如此宜中原之終淪左袵矣

△

淮蔡平而罇異用潞澤定而歸真惑范文子曰自非

聖人外甯必有內憂羊祜對晉武曰吳平之後當勞

聖慮而晉去社也華安而不慮危存而不慮亡治而不慮亂者大

多不出也

賢以下自中鮮有能之者矣不慮危者大

魏為曹參之後魏志南齊為蕭何之後齊書隋為

楊震之後紀宋為趙廣漢之後見邵伯温有功德

於天下者子孫必蒙其福

晉武之於衷宋文之於劭明祖之於允炆皆知其不

△
、
堪負荷不能即廢卒至骨肉相殘爲智士笑故聱隅
子曰知而不能行與不知同

呂后結劉章以昏姻武后殺唐子孫殆盡其厚宗室
者非有德於宗室也其屠宗室者非有怨於宗室也
呂成公大事記曰高后欲王諸呂故諸劉之望皆見
厚則天欲帝武氏故諸李之望皆見屠可謂直也其
隱

漢武帝用公羊九世復讎之說而窮征伐唐太宗用

周官唯王不會之說而縱太子卒皆取譏史筆豈古

人之訓之不可用與不善用之則不如不用

婦人之由房也

婦人當可一視而待

符堅不聽劉后而敗宸豪不聽婁妃而亡三代下以
天子曰羊姜子家多送此獨不然故君子之聽言也
婦人為厲階者眾矣而此獨不然故君子之聽言也

未嘗擇人苟其言可用雖出於鄙夫下賤而用之不

敢忽也詩曰采芣菲無遺下體

魏元忠自端州召還惟安拱默元稹自江陵貶後忽

附宦官由其學于養淺也故春秋繁露曰天地之間根

本微者不可遭大風疾雨

宋太宗曰近世輔弼循規矩惜名器持廉節無與范
質比者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耳案揚雄李陵俱卓
然稱於當世然一則失身新莽一則屈節虜庭舍生
取義之難其人也久矣於范質乎何誅

陳執中初謚榮靈後更曰恭沈存中筆談補曰以恭
易榮靈乃是用唐許敬宗故事適足以為累耳案姦
臣當國惟知竊弄威柄豈暇為身後計乎然或至老

病垂死憂謚傳難堪如賈公問者更可歎也敬宗初謚繆後

更曰

謝安石不遠幼度之香囊范希文不明斥達道之

挾妓儒行所謂賢者之過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然

唐史稱劉子翼朋友有過常面責之當時李百藥有

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之語據此則面數或亦無

妨曰是不然效范謝不得猶不失為謹厚之士效劉

四不得則陷為天下妄人矣

劉孝標錦被之疏辭道衡燕泥之詠王胄庭草之句
皆以自露見忌王僧虔以拙筆作書鮑昭以鄙言成
文皆以自晦見容故君子甯下人毋上人

蘇秦衣錦而歸家人榮之其初裘敝而反家人辱之
以其始賤而終貴也不知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不
在時之窮達

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張湯無節不為鄉里所稱
然信封侯湯入相上之少年下之落自喜者盍勉旃

王師且不取張昌齡裴行儉不取王子安士之悅春
華而遺秋實者可以猛省

司馬溫公與范景仁論樂律駁辨千言蘇曾為歐公

明公論河圖洛書子瞻以為不可誣子固謂非其耳

目所習見陸象山與朱子論無極而有太極則貽書

往來辯論不置古人之辨義也甚於今人之爭利也

黃霸於獄中受尚書崔瑗於獄中問禮楊溥於獄中

讀史趙岐於避難注孟子李泰發於貶謫著易說古

人於顛沛患難之中不肯舍其所學如此世之優游
坐廢者盍少奮哉。

楚子常索賄於唐子晉荀寅求貨於蔡侯風俗貪鄙
自春秋時已然厥後尉繚子之賂也豪臣范雎之散合
縱王翦之間趙王田單之屬郭開皆以重金啗之六
韜曰香餌之下必有懸魚其術亦屢試而屢中
凝碧池之宴雷海青不肯奏樂黨人碑之刊常安民
不肯識名一樂工一石工乃能自拔於流俗之外

霍博陸駸乘之色過嚴周條侯鞅鞅之態未化卒啓
宣帝之疑而皆不免於禍若孔文舉禰正平當曹操
得志之日而故樹矯矯之節爲憤時嫉俗之談雖欲
求免得乎

韓愈引致後進爲求科第時謂之韓門弟子見李肇國史補
今人有爲後進求科第者鮮不指斥隨之矣豈風俗
勝於昔乎

李固鼎角班超虎頭王敬則紫胞歐陽公白耳相貴

矣果以貴顯然韓魏公聲雌文潞公步碎而皆位極
人臣相果盡足憑乎

又安在也

陶威公一生忠勤蘇峻之亂遷延而不進討後儒惜
之李臨淮一代元勳勤王之詔疑懼而不赴援士論
少之夫事君不顧大義惟擇利害而爲之豈非不學
之故歟

于禁不死龐德之敗文帝令謁高陵時懸像以愧之
甄濟不受祿山之封肅宗令受僞爵者列拜以恥之

然而于禁死而列拜者不死唐人之廉恥其不如魏
人乎

一王蠋義不降燕而燕師日以不振一翟義起兵討
莽而新莽日以見削一顏真卿首倡興復而安史日
以無助忠義者人人至性中所具也特必有以激之
則油然而生勃然而作耳故齊之不亡漢之中興唐
之恢復雖謂王蠋翟義顏真卿之力可也。
召董卓誅常侍者何進之謀也而卓實亂漢召朱全

忠殲軍容者崔胤之計也而全忠實篡唐進豈不忠
於漢胤豈不忠於唐然知其利不知其害而爲禍更烈
故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唐用回紇以擊祿山而回紇因而侵唐宋和女真以滅
契丹而女真因而窺宋大抵國家之氣運旣衰其君旣
無深謀偉畧而其主持國計之人率皆庸闇無識止規
近利其勢不至於傾覆其廟社不止深可歎也管子不
云乎戎狄豺狼不可厭也引豺狼以驅豺狼其計容有

得乎

自嘉之為知也

蘇良嗣之怒批僧懷義宋璟之欲斬張昌宗皆慄慄此

有古大臣風以視孔光之拜董賢何啻珠玉之於糞

土然開蘇宋之先者則自申屠嘉之辱鄧通也

杜預在鎮數饋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曰吾恐為禍

不求益也馬伏波亦言吾畏長者家兒顧不能為預

之所為一旦構讒竟鮮排解然君子行法持正甯為

伏波不為杜預禍福者天主之命定之非人力所得

而爭也使伏波爲杜預之所爲必無患害則行賄納賕
乃小人之長技而自古小人之得志者何以敗者多而免
者少耶。

漢書載交趾太守臧物簿入大司農帝命頒賜羣臣
鍾離意所得珠璣悉委於地獨不拜賜帝怪而問之
曰臧物也竊謂物在交趾太守爲臧自天子頒之則
不可謂臧今有貪墨發覺所有沒入庫藏而朝廷給
俸即取於此能辨其爲臧錢物而不受乎要知不受君

賜者必有重於所受也如唐高宗以立后賜長孫無忌金繒宋真宗以天書賜王旦美珠荀以意之不受處無忌旦之時則庶乎其可貴矣

魏昭爲郭泰作粥荀爽爲李膺御車殷陶黃穆爲范滂應對漢季尊師重儒之風何其盛也降以後世若游定夫楊中立之侍立程門門外至雪深三尺謝顯道願執弟子禮至宵無燭晝無炭市飯不得溫程子弗問而謝亦安之若素子後以尊師重儒不減漢季黃黎

洲思舊錄載陳繼儒肩輿往答門人徒步相隨天寒
涕出藍田玉以袍袖拭之明之學者實亦未嘗不能
尊師重儒然眉公方諸漢宋諸儒則不可同年而語

矣陸子曰陸道之出羊人角羊人之出度在陸道陸道之陰
替在躬道之出乎之去乎之必加之於何傷乎
新城三老董公陳仁義之說壺關三老茂訟戾太子

之寃湖三老公乘輿辨王尊之誣三老分極卑而能
建大議廣主聰居高位者能多不可愧私年以孰以醒人可忽博
古之厚葬者無過於秦始皇以石槨為游館魚膏為

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雁珍寶之藏棺槨之麗
振古未有一旦項藉兵至發掘殆盡劉子政曰德彌
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
邱龍彌高發掘必速指季子適齊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
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而已孔
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今人有如季子之所
為鮮不以為簡畧矣然而孔子以為合禮聖人之不
取厚葬不從可知乎固難由也言力在道也

宋孝祖壞高祖所居陰室見有土障葛燈籠麻繩拂
數事乃愀然曰田舍翁得此已爲過矣元英宗御大
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縑素木棉重加補綴嗟嘆
良久謂羣臣曰世祖創業艱難服用節儉如此朕焉
敢頃刻忘之祖宗之儉德一也而子孫有鄙薄之者
有遵守之者宜其興者興而廢者廢矣

張奐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
於是羌酋感服威化大行乃王佖之鎮靈武也盛

納吐蕃賂遺使成浮橋而朔方之患終不可禦大抵
邊城安者其將必廉邊城危者其將必貪故太公對
武王曰將有三曰禮將曰力將曰止欲將止欲者廉
而不貪之謂也。

街亭之敗罪在馬謖而武侯請自貶其秩東關之敗
罪在毋邱儉王昶并州之敗罪在陳泰而司馬氏皆
引爲己過宜祿之敗罪在渾瑊而郭令公自任其失
君子之於己也不少恕故能立己之勳名其於人也不

苛責故能得人之死力

李林甫謂諫官曰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則斥去矣盧杞謂關播曰以足下端慤少言故相引至此向者奈何發口欲言耶張延賞謂柳渾曰相公節言則重位可致矣姦臣欲愚弄其君必先壅塞其耳目故縱有岸然自異而欲有所論說者亦惕於勢而不敢不噤其口然則一姦臣得志而舉朝鮮有不爲所制者

唐書王君操報父讐殺李君則州司據法處死太宗

特詔原之張璠張秀報父讎殺御史楊汪張九齡欲活

之裴耀卿李林甫據法置之死梁悅報父讐殺秦果

憲宗宥之流於循州夫父讐不共戴天禮經之義也

知此為孝子不知為罪人既孝子矣當旌其節不則

亦當憫其情奈何以展轉相讐何有限極而置之死

耶展轉相讐何有限極林甫語

周彥倫之隱於北山盧藏用之隱於終南山皆假此以為

仕宦之捷徑也。晁文元公曰：始知真隱不在山林。晉桓
元使皇甫希之爲高士，時人謂之充隱。若周盧輩可
謂之冒隱。按字字家條。

唐李祐甫多薦親故，以知之有素也。論者謂必若是
而後薦，毋乃太隘。不知孔子告仲弓以舉爾所知，知
固有限也。與其廣收而近於濫，毋甯隘取而稱其選。
自昔祁奚薦祁午，謝安薦謝元，曹彬薦曹瑋，呂蒙正
薦呂夷簡，皆以內舉不避親，傳爲盛事。不然，天下之

人才衆矣何不一一薦之而必出於子姪哉亦曰有知有不知耳

諸葛亮出師表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祖逖江中誓曰不清中原有如此江裴度請討淮西曰誓不與賊俱生三子者同一誓辭也然度成功而亮逖敗亡朱子曰人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僥倖於其所難必勳名事業誠不可僥倖矣然或以成敗論之則豪傑有不如一夫者

老子曰佳兵不祥之器戰勝以喪禮處之後人不曉
其義徒肆殺戮若白起之坑趙卒李廣之殺降兵曹
翰之屠江州其視人命豈直草芥而已然天道好還
理無不復起傷於杜郵廣終身不侯子爲降虜翰身
沒未久子孫爲乞丐後之爲將者鑒此亦可少戒
謝安以弈碁而敗苻堅投鞭斷流之衆寇準以飲博
而折契丹傾國入寇之師或者以矯情鎮物目之然
非深識虜勢洞燭軍情亦不能坦然若是明夏原吉

有曰處大事當如小事處有事當如無事若先自張
皇事何由濟謝寇二公蓋得處事之方矣。

呂蒙正罷太宗意其目穿望復位劉昌言稱無之劉
昌言罷太宗意其涕泣錢若水稱無之向敏中除僕
射真宗意其甚喜又意其賀客必多李昌武往視皆
無之以此見宋初士大夫多苟賤故取輕人主如此
然非宋無禮義之防也承五代之後而其毀節滅義
之風未盡革也

言在子未子
張三女乎

史記謂武王克商斬紂頭懸於太白之旂此馬遷輕
信汲冢書故有是說也而司馬通鑑因之譌益甚矣
方正學辨之曰武王與紂非有深讎宿怨特爲民去
亂耳使紂悔過武王必不興兵卽紂已死武王必不
踊而哭以禮葬之安有如史遷所言哉賈子曰紂死
玉門之外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此說
近是愚謂使管蔡相殷一節觀之武王之待其後人猶
如此則當日之情事可知矣似不待證之諸儒之說

而後見其謬爾。

程子謂張良進退從容有儒者之風楊龜山是之然董公仁義正大之說良不能及則非儒者明甚廬陵羅大經曰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故蚤年頗似荆軻晚歲頗似魯仲連數語足以定留侯之品

漢文帝欲誅犯蹕者張釋之諫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唐太宗欲誅詐冒資蔭者戴胄諫曰陛下當

卽殺之非臣所及楊龜山邱瓊山皆以開人主妄殺之
端責之不知二子之諫特故作已往難追之詞欲堅
其當前可從之意乃一時之隨機善變也當取其智
之捷不當求其語之疵。

唐太宗以弓示弓工工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此
以弓諫也與柳公權心正筆正之對同意

李沆語王旦曰人主年少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則
留意聲色狗馬而土木禱祠之事作矣又陳晉公不

對錢穀之問以爲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
生侈心厥後景德祥符間丁謂上會計錄於前而東
封西祀之事起林特上會計錄於後而天書符瑞之
說興然後嘆陳李二公之爲慮遠矣

楊震四知之說徐勉風月之語是猶顯以拒之也若
魏公子之退讓而趙王不忍獻其五城尹翁歸之無
私而于定國不敢見其邑子陳師道之持正而傅堯
俞不敢出其懷金不在之拒斯爲善拒也

王坦之有廢莊論程伊川一生不曾看莊列莊子果
若是之無取乎竊以爲其氣質不相近旨趣不相投
則以爲無足觀爾使莊子一書去其一切簡傲放蕩
玩世不恭之語而一以言道德述周孔爲宗則二公
之於莊子吾知其必有不敢或廢者矣

樊崇發漢陵董卓亦發漢陵溫韜發唐陵楊璉真伽
發宋陵其後皆罹慘報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隋煬征高麗而禍生於肘腋苻堅窺東晉而變起於

腹心故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

漢世重選舉士有不得推擇爲吏州里薄之於是
有矯情飾行博取時譽以弋位祿而一二樸誠之士反
無過而問者故論衡曰窮達皆出於有命達者未必
賢窮者未必不肖此亦可以觀世變矣

申鑒曰孺子之驅雞也而見御民之術追則飛疎則
放志志安則循路而入門漢祖入關除秦苛政世祖
恢復舊京除莽苛政唐祖入京師除隋苛政其有鑒

於疎之義乎

鉏麇不殺趙宣子張師政不殺于志甯一息之良盜亦偶露

兩漢有五母曰王陵母陳嬰母趙苞母范滂母姜敘母皆以忠義教子者也若陳幼公位極上公乃教其子爲調諛不亦爲五母之所羞乎。

韋叡不信釋氏許懋力闢封禪江左特立之儒舍二子其誰稱哉

志遠齋史話卷二

歸安楊以貞鐵山

鮑叔薦管仲而齊大蕭何薦韓信而漢興徐庶薦諸葛而蜀霸故曰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如得一歐冶

一念之仁可格天心如楚莊王吞蛭而愈疾孫叔敖殺蛇而致福唐太宗啖蝗而消災當其起念之初豈嘗有所希冀而爲乎然感應之理已有如是之速天

固不負仁者哉

唐太宗宋太宗俱廢兄弟之倫而兩太宗又好讀書夫讀書而無補於倫理奚以讀爲

宋太宗之世有種放真宗之世有魏野皆隱者也放後拜中書舍人東封西祀皆與其事野徵召不起僻居陝東同一隱也而真僞判焉矣

梁書稱韋叡臨陣交鋒嘗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其有漢武侯羊叔子之風乎

小經自
之反

戰勝攻取口不言功馮異之後馮道根而已

傳說之告高宗也念終始典於學陸賈之啓漢高也
時時稱說詩書自古帝德王猷未有不從學中來也

若吳張布之排韋曜鄭冲唐李宗閔之沮鄭覃殷侑

皆以其主好學為深患孟子所謂賊其君者豈非若

輩之謂乎

趙蓋韓楊之死非宣帝殺之也謂宣帝殺之者誣宣

帝也殺趙廣漢者魏相殺蓋寬饒者執金吾殺韓延

壽楊渾者蕭望之孫會宗案趙廣漢殺男子榮畜事
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此
脅丞相帝惡之坐腰斬斯時之丞相爲魏相使相釋
私怨惜人才爲廣漢申救則廣漢可以不死乃坐視
陷於極刑非相殺之而誰謂力蓋寬饒奏封事有五帝官
天下三王家天下之語上以爲怨謗下其書執金吾
奏寬饒欲求禪大逆不道此執金吾當是寬饒仇人
觀鄭昌訟寬饒書有直道而行多仇少與數語可知然

則寬饒之自剄闕下其由執金吾之所致歟韓延壽
在東郡放散官錢蕭望之上其事使御史按驗坐棄
市則殺延壽者明是望之矣楊惲與孫會宗爲莫逆
交會宗遺書規惲惲報書有足下居昆夷舊俗子弟
貪鄙豈習俗移人云云此憤極而罵之談意會宗得
書必有大不能忍者故會有人告惲即出書以成其
獄爾夫宣帝雖果於刑戮而此四人之殺實有殺之者
在焉世之病宣帝者盍亦察其由來哉

八、

桓元篡立王謚授璽劉裕受禪謝澹持冊謚爲導之
孫澹爲安之孫嗣守之難如此朱子爲武侯作未畧
載瞻及子尚死節以見武侯之子若孫皆能見危授
命固屬嗣守之不易得者乃張南軒不以爲然謂瞻
任兼將相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
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可謂不克肖矣兵敗身危雖
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竊謂南軒之論甚高而求
之於瞻則少以懃朱子之以甚怒而期之於世則易從

以楊震之賢且以不能去寵倖為恨瞻何責哉然王
謚謝澹何為而屈膝於人此朱子所以不為過高之
論而以能死為不易得也蓋人能後日見危授命已在門軍
人之多矣郭崇韜以汾陽王為遠祖而謁其墓狄青不敢以梁
公為同宗而還其告身小人自恥微賤莫自附名公
之後以掩其恥不知欲掩其恥乃深可恥也君子自
貴勳名不必藉同姓之榮以益其貴究之不欲益其
貴乃真可貴也

趙涉以計說條侯而田伯祿之計適侔於涉唐太宗
以策料高麗而對盧之策適合於太宗運籌決勝之
士何地無之故君子之對敵也不愚敵愚敵者必爲
敵所乘

金主歲於宋爲寇讐而於金則賢主也其祀孔子北
面再拜謂侍臣曰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以外域而
知尊聖前世未嘗有焉厥後世宗賢明仁恕爲金令
主豈非沐聖人之教者深而所以成就之者遠哉

史稱岳飛好賢禮士當飛握兵之日聲震海內士有
懷竒負異者莫不望風奔附思有以自見而朱仙鎮
之捷金兀朮欲棄汴以去有書生叩馬獻策謂自古
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兀朮因留不
去此書生也何爲乎來哉其迹甚詭而其言甚毒果
何德於兀朮何怨於飛耶以飛之好賢禮士而使士
有去我而向敵豈不惜哉

漢武帝爲霍去病治第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宋

高宗欲為岳飛營第飛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為古
人心存君國決無自為便安之計而推其竭誠圖報
之心雖使處於可安之日亦且惕然而不敢自居於
逸蓋忠蓋篤則志願著故功業之所就有高出尋常
萬萬者

盧仲賢使金僕散忠義要以四事懼之以威仲賢惶
恐言歸當稟命范成大欲正受書禮至金措笏出疏
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然不動使臣之關乎國家
子均為使臣范成大疏成仲賢

甚重得其人則足以尊朝廷不得其人則足以損威國
重苟不深察其人之可否而漫以使之鮮有不自取
侮辱者

趙宣子舉韓厥厥戮其僕而宣子不以為忤姚崇薦
魏知古知古劾其子而崇不以為怨宣子崇盛德君
子哉王淮薦朱子朱子劾唐仲友仲友淮之姻家也
為淮者當以朱子之不黨不阿益相引重乃引以為
嫌而倡為道學之禁何淺也淮獨不聞趙宣子姚崇

之風乎而乃爲小人之所爲乎。

秦檜倡和誤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鋤殆盡晚年尤殘
忍數興大獄如使趙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
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獲釋然竟
無子以妻兄王暎之子爲嗣謂非天斬其後吾不信
也案高宗非晉惠劉禪之比而檜之得君行政有若
是之專且久者其故何也君子曰是有道焉檜告張
九成曰立朝須優游委曲夫以優游取容而恩寵何

由而替以委曲順旨而嫌隙何自而生檜一生得力

止此四字故於九成鄭重及之然則以此立朝宜乎

得君專而行政久矣

此四字之旨曰才力不足而事之

陳橋推戴陶穀於袖中出禪文太祖輕之終不大用

劉先主圍成都許靖踰城降以此薄之不用法正曰靖之

浮稱播四海今不禮天下將謂公賤賢矣於是靖

為司徒然則陶穀獨無虛譽耳君子曰是不然夫色

取行違聖人斥焉孝直敬一時權宜舉靖以收衆心

然虛譽者居顯位實德者逃徵辟矣孝直所為知諸

而不知正不可以為世法

此語諷而不正之弊也 此語諷而不正之弊也

李愬入蔡得李祐使佩刀出入帳中左右請殺皆不

聽卒資祐以擒元濟此降將之得力也然蜀費禕刺

於郭循元察罕刺於田豐降將皆可近乎君子曰有

智可以畜虎狼無識不可以調鷹犬。

董宣為雒陽令格殺蒼頭周紆為雒陽令折辱竇篤

其持正守法同也然宣得賜錢紆之繫獄之以其所遇

之君異也

史弼不奏鉤黨而黨人多所全活謝弼請黜宦官而直道光於史冊漢季二弼皆賢者也

漢之京房嚴遵魏之管輅晉之郭璞皆稱善易者然遵輅全高房璞賈害天下有一術也善用之則可以安身不善用之則適以召禍。

揚子雲比新莽於伊周溫公以爲莽自况伊周則予之况黃虞則不與也苟文若比魏武於高光溫公以

爲此史氏之文豈皆或所言耶凡此委身事賊公皆
曲爲之辨豈真闇於義者哉愛才之心重不覺律罪
之意寬矣以此知溫公畢竟長者

蜀信巫而不設備吳信筮而不修德皆爲禁星氣讖

緯之主所滅

晉泰始三年詔禁
星氣讖緯之學

然則信理則興信神

則亡

高光非猜忌之君而蕭何守關中遣子孫昆弟悉詣
軍所耿弇擊彭寵其父遣弇弟入侍此以贖取信衰世

之風然處嫌疑之地不得不爾也後世身居要地手握強兵或來昏暮縱敵之謠或起戎幕受賂之謗以至猜嫌日啓莫保初終者曷可勝道然則蕭耿之所爲亦明者之防於未然乎

復祖而不敢遠期十年作陵而念及迭興之後光武之爲慮遠矣以視呂政二世三世至於萬世之說其智愚爲何如

齊高帝之受禪也謝朓以一卧遠之齊武帝之見弒

也謝淪以一卧避之兄弟詭計皆託於一卧然則
愛名淪則畏禍

李密初起兵數煬帝十罪與李淵手書氣燄蓋世志
量兼人誠一命世之英雄也及兵敗歸唐猶不失爲
識時務之俊傑至恥列進食之班誤聽伯當之計假
往山東遂據桃林是直一巨盜耳徐文遠謂密爲君
子曾是君子反復無常若是乎

以賈誼之才而遇文帝之求治以董子之學而遇武

帝之重儒鮮不謂千載一時矣乃一終於長沙傳一
終於江都相始而遇者終於不遇若唐之陸贄公其
才似長沙其學擬江都以一人之身兼二賢之美雖
猜忌如德宗乃能屏去逆億推心委任軍國巨細一
決於贄公宣公亦可謂遇矣乃奉天之圍甫解忠州
之貶旋聞抑獨何與大抵君子之制行也方方則以
爲固執而戾俗君子之計利也遠遠則以爲迂闊而
難行故萋斐貝錦之詞人主往往得而中之然如

及之而勢增
蓋其不可怪
宗惜之者

鑄者其才可以似長沙其學子可以擬江都而其際

遇曾不能與長沙江都少興也其學子可以擬江都而其際

漢文帝惜十家之產雖基址已成而一臺不築唐太

宗監秦人之敝雖材用已具而一殿不營朱沛國曰

樽節於一身者甚小而功力之及於一世者甚大室

過一時之欲者甚微而培養數百年之根本甚鉅案

文帝收富庶之效太宗成貞觀之治雖非由一臺不

築一殿不營之故然要皆此節儉之心所推而致也

王公大臣能理財者也而獨以理財自任神宗既急於理財遂以爲名之自任在任之由也

正不自量也 宋神宗之相王安石也或謂神宗之過也而不知潞

公與有責焉神宗踐阼之初語潞公曰當今理財最

爲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為治天下以理財

爲先未有不民困而國廢者故古人以德爲本以財

爲末乃潞公默無一言以正其失而神宗胷中則但

知理財不知其他安石者以理財自命者也其才辨

又足以動人主之聽故庭見之下嚮用彌殷雖韓琦

呂誨唐介趙卞等相率沮之効之而神宗之心曾不

以以謀夫且國
之在又生必
也於去之苗也

未見如潞之德
於之之之乎
薄使有以之
而任之乎
本如能也
本推理也
去之而之
以以謀夫且國
之在又生必
也於去之苗也

少移所以然者安石能中人主之欲也然使潞公當
日於神宗之說糾而正之則異說自不得而入孟子
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神宗理財之見君心之
非也潞公身爲大人能格而不格豈不惜哉

絳侯左袒右袒之語或謂設使軍中皆右袒或左右
參半事將曷濟愚謂此正見絳侯厚重有餘而智謀
不足也然處此者如唐葛福順之言則得矣案臨淄
王勒兵入元武門斬典兵者以徇曰韋后醜殺先帝

嗚呼貨利之錮人今夕當共誅之敢有懷兩端以助逆黨者夷三族於

世之為商存焉

是羽林士皆欣然聽命其語言直截使人利害曉然

積之則博而矣

較之左袒右袒之說大有揮霍之意嘗曰未事之

賤乃人心風以

意貴疑臨事之詞要決

必由之壞也

至矣之何危

盧懷慎不營家業有勸其市田宅者曰比見朝士廣占

田宅比見朝士廣占嘉貞不營家業有勸其市田宅者曰比見朝士廣占

少年不免而存良田身沒之後適足為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

入存之理也

也盧張比見朝士廣占皆位宰相而清節可風如此誠以郡守之黷

下而世世如盧張比見朝士廣占子孫其有後比見朝士廣占

是以司

貨牧令之污臧皆自列顯要者啓其實也記曰大臣
法小臣廉開元外補多廉吏盧張二公示之鵠也
盧懷慎稱伴食宰相黃東發曰懷慎與姚崇同時爲
相崇機智足以應變而懷慎盛德足以成人休休有
容不啻已出崇之能即懷慎之能也且謂之伴食必
其依阿無恥懷祿苟安則可爾懷慎身居相位孜孜
體國至死益堅屬疾則念明皇倦勤將有儉人乘閒
之患遺言則薦宋璟諸賢以爲社稷無窮之慮豈區

區材智之士所能擬其一二哉竊謂懷慎之所以見
為伴食者以姚崇之多能故也使崇之能不多勝於
懷慎懷慎豈一無所表見哉然懷慎能不害崇之能
視李林甫等專以忌刻中傷人者勝百倍矣豈可以
伴食少之乎。

魏崔亮循資格而英俊多遺唐裴光庭循資格而銓
選多失邱瓊山世史曰宋人有言賢才伏於下者資
格礙之也職業廢於上者資格害之也上之寡廉鮮

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暴政虐令者資格之人
衆也萬事之所以敝壞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
以隳頽而不可救者皆資格之失也竊謂資格不當
偏重亦不可偏廢宜視其人才何如耳有人才出衆
宜破格擢用者則不當論資格有才具平常宜加以歷
練者則不妨論資格若概以資格爲敝政一舉而去
之恐近於因噎廢食乎

邵公濟云鮑司隸謂民有七亡豪強大姓蠶食無厭

一也馬援謂大姓侵小民乃太守事耳然以曹操之
勇尚云先在濟南除殘去穢卒爲豪強所忿遂謝病
去今之君子欲區區以禮義裁大姓之暴亦疎矣愚
謂潁川宏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大姓之不可治
由來舊矣孟子謂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夫不得
罪於巨室正不難中之難事也

論班馬優劣者無慮數十家而其著爲論說者大都
不惜煩瑣惟晉張輔之言最爲簡當其言曰馬遷敘

三千年事用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用八十萬
言不深辨其優劣而優劣自見

宋太祖太宗授受之際斧聲燭影千載疑焉然攷太
祖還自西都語太宗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我
不欲相之他日可使輔汝又嘗語羣臣曰晉王龍驤
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據此太祖早有傳及之意
而太宗肯爲魯桓之事乎譬如家有一物異日必爲
己有而或迫不及待爲攘奪之事此非至愚者不爲

而謂太宗為之乎案斧聲燭影之說本於陳慳之私

本於文瑩湘山野錄野錄載太祖對飲燭影下

時見太宗有勝之狀而燾改不勝為遜避太祖引

斧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而燾改不勝為遜避太祖引

做為好為之又加大聲二字陳慳則以好為之

俄而帝崩四字復以宋后母子託命之語繫之遂若

太祖不得其死而太宗確有其中攷之事矣不知野錄

出於傳聞難為信史然就其攷之如云帝遂解帶

張說不欲杖裴佑范正不欲斬鄧均房深得古人恤

刑之義裴佑以事下獄元宗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

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為其近君且以

尋

於其以得局

養廉恥向者臣巡北邊聞姜皎杖於朝堂皎登三品

及子宰之

亦有微功顧以卓赫待之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

之掌之

曰宰相時來則為之若大臣可以鞭笞辱及吾輩矣

不保之

西知光化軍鄧均房棄城走奏至密副使時盜起京

知人正以

公乞取知軍者行軍法范公曰光化無城郭無甲兵

天之道

富公怒甚謂范公曰大丈夫要作佛耶范公從容謂曰

學見妹范

保矣春秋方盛豈可教之殺人至手滑吾輩首領皆不

三必之

辭簡肅漢兒拜女兒拜之語直而不激沈存中太平

未純者

車兵車之辨婉而動聽可為進言者法宋明肅太后

禮官草儀學士以周官后服進議佞者密請曰陛下
垂簾聽大政號兩宮尊稱山呼及輿儀皆王者制入
太廟豈當以后服見祖宗耶遂下詔服袞冕直不交
上俱不聽賴辭簡肅公以關右人語氣明拜耶女
其談簾外口奏曰陛下夕報大罷見湘山野錄熙甯中
兒拜耶明肅無答是夕報大罷見湘山野錄熙甯中
吏報北虜將至朝廷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以爲戰
備民大驚擾自宰執以下言不便者牆進時括爲
記註侍筆立御座側上顧曰卿知籍勝車事乎括曰
未知車將何用上曰北虜以多馬取勝惟車可以當
之括曰胡之來民父子墳墓田廬皆當棄去何暇恤
車朝廷姑籍其數而未取戰之利見於歷世亦有理
何論者之紛然也括曰車戰之偏箱鹿角車以臣教
吳子以車戰遂霸中國李靖用鹿角車也五御折
利臣但未知一事古人所謂輕車重車以牛挽之日不能
旋利於輕速今民間輜車重車以牛挽之日不能

三十里俗謂之太平車或可施於無事之日恐兵開
不可用耳上益喜曰無人如此作朕者當更思之明

見遂罷籍民車
見聞見後錄

觀王荊公卻人蔘澡豆其素性好執己見此新法所

以必行觀其裂兵論草稿其議論恥與人同此古文

所以名世荆公病喘藥用紫團山人蔘不可得時辭

此藥不治疾可憂藥不足辭公曰平生無紫團蔘亦

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門人憂之以問醫醫曰

此垢汗非疾也進澡豆令公類面曰天生黑於予

延入書室見有草稿幅在硯下取視之則論兵之

文也貢父性強記過目輒不忘既讀復置故處頓念

以庶僚謁執政徑入其便坐非是因復趨出待於庶
下荆公飯畢而出始復邀入坐語久之問貢父近頗
為文乎貢父曰近作兵論一篇草創未就荆公問所
論大概如何則以所見草稿為己意以對荆公默然
良論徐取硯下草稿裂之蓋荆公平日
議論不欲與人苟同也見徐氏却掃編

如陸宣公之卻錢受茶始可以言有志操如王文正
之舍飯進粥始可以言有度量宣公年十八刺史張

萬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辭不受領新茶
一串而已見宣公年譜王文正且局量寬厚未嘗見

怒容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
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飯而已問何以不食曰我

偶不喜羹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
吾今不喜飯可具粥來見沈氏筆談

吾今不喜飯可具粥來見沈氏筆談

見使君之官純則變怒為喜得居士之銀錠則易傲

為恭貪夫之情狀有不堪形諸記載者裴佶常話少

官有雅望佶至宅看其姑會其朝退深歎曰崔昭何

人眾口稱美此必行賄者也如此安得不亂言未竟

閣者報壽州崔使君候謁姑夫怒呵閤者將鞭之良

久束帶強出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饌又令秣馬餼

僕及八內有得色揖佶曰且醜學院中佶未下階出

懷中一紙乃昭贈官絕千匹見國史補錢塘老儒葉

景脩嘗游趙松雪之門松雪甚親之嘗言松雪作書

得錢乃樂為之一日有二白蓮道者造門求字門子

報曰兩居士在門前求見相公松雪怒曰甚麼居士

香山居士耶東坡居士耶箇樣喫飯的風頭巾甚

麼也稱居士管夫人間之自屏後出曰相公不要恁

地焦躁有錢買得物事喫松雪猶愀然不樂少頃二

道者入謁罷袖中出鈔十大錠曰送相公潤筆有庵
記是年教授所作求相公書松雪大呼曰將茶來與
居士喫見
至正直記

練兵之善莫善於潞澤之免役法有練兵之實而無

養兵之名民團之善莫善於河北之弓箭社無官府

之責而有官府之嚴李抱真為潞澤節度使籍民壯

射歲暮郡試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不費廩

給由是天下稱潞澤兵為諸道最蘇軾乞存恤河北

弓箭社疏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日相團結為弓箭

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
所服者為社頭帶弓而鋤佩劍而樵私立賞罰嚴於
官府分番巡邏比戶相望若走漏北賊及本土強盜

不獲者其當番人皆有重罰若遇警急擊鼓集衆頃
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云云案二事今昔
情形雖有不同然變而通之
使民宜之亦存乎其人而已

舉朱子社倉法行於天下而民之艱食者鮮矣歲丁
丑晉豫奇荒赤地數千里死亡相枕藉東南數省官
捐民捐輦金以助賑者不啻數十百萬雖全活甚衆
而轉徙溝壑者已不可勝計然晉豫因東南之賑貸
而災黎得延其餘生東南因晉豫之告災而財力亦
形其匱乏假行朱子社倉法於數十年以前則備之

有素自賴之無窮何至睹民命之慘亡竭他省之財
力哉丁丑以後東南偏災無歲無之誠舉社倉法酌
而行之亡羊補牢未為晚已乾道四年民艱食朱子
請於府常平米六百石
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
散歛蠲其息之半大飢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
米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石還府儲米三千一百
石以爲社收不復受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由是一
鄉四五里間雖過凶年人不缺食其法以十家爲
甲甲推一人爲首五十家推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
逃軍及無行之士與衣食不缺一者並不得入甲其應
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
千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不預置
籍以貸之其以溼惡不實還者有罰毋貸

稱直臣者如汲黯朱游魏徵胡銓漢唐以來其最著
矣至明代海瑞之上疏市棺訣妻子待死闕下較漢
唐諸賢之所為更為創見亦奇矣惜世宗不能用致

明祚不永讀海公遺文者為之長太息矣世宗朝海

下初年敬一箴心冠履分辨天下欣然望治未久而
妄念牽之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元二十餘年不視
朝政法紀弛矣數行捐納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
以為薄於父子以猜嫌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
君臣樂西苑而不及返以薄於夫婦吏貪官橫民
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為
何如乎古者人君有過賴臣下匡弼今乃修齋建醮
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詞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

力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誤舉之而
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為陛下言者諛之甚也自古
聖賢垂訓未有所謂長生而陛下說陛下獨求之誠一
文則既死矣彼不長生而陛下說陛下獨求之誠一
然悔悟日御正朝與諸臣講求天下利病洗數十年
之積誤使諸臣亦得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天下何
憂不洽萬事何憂不理此陛下執之無使遜宦官黃錦
得疏大怒抵之地令左右趣執之無使遜宦官黃錦
在側曰聞此上人疏時市一棺訣妻子頃復取讀之
僕亦分無留者是不遜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
為感動
太息

兵事忠貞專責成貴一事權責成專則無所推諉不
得不激厲以圖其效事權一則無所牽制自不難從

容以盡其能明季用兵之弊大都由於責成不專事

權不一讀孫承宗之疏爲之慨然興歎矣承宗以知

事日急承宗疏言適年兵多不練餉多不核以將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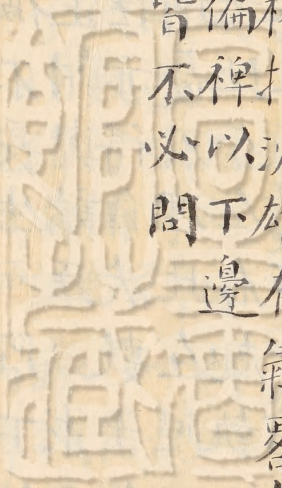
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將備

邊而日增置文官於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

朝今當重將權擇沈雄有氣畧者授之節鉞如唐任

李郭自辟置偏裨以下邊

事小勝小敗皆不必問



志遠齋史話卷三

歸安楊以貞鐵山

宋高宗以宗枝再造海濱僻處念中原之未復痛二
帝之未還則當卧薪嘗膽嚙血尋仇大張撻伐之威
以消普天之憤顧乃偷安歲月任用奸回良將忠臣
戮辱相望既無謀於討賊遂覩顏以稱臣而一二草
茅之士轉負忠義之氣競爲恢復之圖宿松魏勝起
兵則復海州矣高平王友直起兵則復大名矣雖運

值中否莫睹成功而大義稍伸人綱差振然以堂堂
中國天子不言戰宰相不言戰而匹夫發憤轉不惜
衝鋒陷敵以奮其雪恥復讐之志豈非順逆之理上
者昏而下者明乎君子原情定斷知高宗與秦檜皆
有意焉蓋二帝還則高宗不得有其位中原復則秦
檜不得居其功君臣各以其意謀議廟堂之上而天
理人心所不暇顧彼李綱趙鼎岳飛張浚之徒尚欲
以區區之公義奪其固結之私情宜乎斥者斥而死

者死矣

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羅點曰當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竊謂才枝葉也心本根也取其枝葉而不察其本根豈工師度木之意哉才不逮人而心未嘗不正者雖無大功大效必不至蹈姦欺苟簡之習才雖過人而心未嘗或正者雖有小忠小信斷無有至誠惻怛之存故用才者不問其才之可用與否先論其心之可用與否心苟可用雖甚無才而

可用之心實勝於有才也。心苟不可用，雖甚多才而不可用之心，轉不如無才也。然而君子用才之道，亦甚廣矣。不止一端，使詐使貪，小人有見功之日，采葑采菲，天下無可棄之材，要惟以心之正者爲衡才之準而已。

韓侂胄專政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公卿將校多出其門，於時屈膝由實，則有許及之獻珠冠作犬，嗥則有趙師異獻美妾，則有程松以彼身列士夫，豈

不知獻諂工媚之可恥而利祿之念迫於其中有
不暇顧名義而惜行品者夫人平居學問之日於忠
節之士則慕之悅之於貪鄙之夫則恥之惡之固知
秉彝之好未嘗稍異於人也乃一登仕版毀節滅義
聲名固顧入於小人之途而不自覺而從前好善惡
惡之本心至是而不知何往此其故何哉誠以平日
所讀之書率皆弋取科名之具而於聖賢立身行己
之方儒先主敬存誠之道未嘗肯用一日討究之功

卽討究矣而持之不堅行之不力或出或入旋合旋
離其利欲之心本未盡淨一旦外物交乘未有不引
之而去譬燈之有膏得火則燃理有固然勢所必至
故古之入仕者其平日必先有特立之操堅忍之志
一物不能亂然後萬事不能搖一念不敢欺然後百
行不敢昧故其居官蒞政迥異常人良由未仕之時
其根基立也後之入仕者其自問苟未能先立根基
與其出而爲世詬病毋甯不出之爲愈乎

林大中上書論韓侂胄之姦因辭官屏居時事不掛
於口侂胄當國或勸其通書以免禍大中曰福不可
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竊謂凡人一有求免禍之心
鮮有不喪其所守而被黨惡之名者不知禍自天降
無與於人吾其不免於禍也將愈求免而愈不得免
至於終不得免而又冒天下之不韙則其巧於自謀
者正其拙於自謀也且禍之免與不免不係乎身之
巧拙也惟能自
又李之曰才
屈與不屈而惟自問乎心之欺與不欺心苟不欺也

卽禍之迫我亦分之所定順受焉可也古來聖賢多有患難之一日其終其身而無險厄之遇者往往在庸庸碌碌之輩故智者所懼不在禍之迫我而轉在心之自欺大中答或人云云其持論通達如此意其先有皎然不欺之志乎

金主使完顏阿虎帶乞糧於宋諭之曰宋人負朕深矣彼爲謀亦淺元人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我我亡必及於宋自然之理卿其以此意曉之阿虎帶

至宋不許或問宋之不許是乎非乎曰非也必自審
其力足以自保而又足以禦元人之強然後雖勿許
焉可也若自審其力不足以禦元人之強而又不足
以自保則彼雖無求於我我猶當助之何也彼與我
為唇齒之國唇亡則齒寒也唇亡則齒寒也然則讐言可不念乎曰此
非念讐之時也念之而幸其亡而我得以獨存可也
念之而幸其亡而我不免與之俱亡不可也然則宋
許之將無滅亡之患乎曰國之存亡天主之人無得

而與焉人惟盡其力之所得爲焉而已結金以禦元
宋之所得爲也不此之務而曰天實亡我是豈天之
亡之哉

朱熠言境土感而賦斂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景
德慶歷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供一萬餘員之俸祿今
日以一百餘郡之財力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邊
郡則有科降支移內地則欠經常納解欲寬民力必
汰冗員不報竊謂朝廷之祿絲毫皆出於民故不稱

其祿者有罰有降有斥有罪重惜此祿所以重惜此
民也故人君甯蠲數十百萬於無告之窮民決不肯
舍半粟於無用之冗員蓋窮民受一分惠猶能償一
分力冗員耗一分祿則減一分財也凡冗員衆多之
日必小民困苦之日官多則食繁食繁則賦重賦重
則民困民困而國未有不貧焉者燭之疏入理宗豈
不與二三執政廷議之乎顧執政之宗族親戚或散
處於郡國之間或分踞於扼要之地苟是其一則宗

故雖有裁必
不滿意也
不行之勢也

族親戚之為冗員者必有其所以當之者不少也有不沮之厄之乎且

郡國大吏亦不願朝廷有汰冗員之事汰者怨之階

而謗之府也孰當汰孰不當汰縱使秉公畫一而怨

者自怨謗者自謗怨謗積而於己且不利又誰肯為

是哉然亦世之國家之有冗員必猶人之有附骨之疽也

疽不去則人不安冗員不汰則國不可以治小民之

待撫也久矣其得盡力於農而輸財於上者恃上之

人有以讒之耳自冗員之數日見其增朝廷之力

能及民者或不及於民而先及於冗員如多設公局
添派差事之類以爲安置冗員之地無益之費日多
而有益之費轉因而無出故民常不得蒙上之利而
日見其困而國家亦因之而爲窮可危嗚乎冗員者其國家
之蠹乎

許魯齋謂學者治生最爲先務商賈雖逐末苟處之
不失義理姑濟一時亦無不可竊謂子貢貨殖夫子
謂之不受命商賈果可爲乎且以義理爲商賈其爲

商賈也必無利困蓋牟利之道貴巧貴捷而以義理處

乎其間則不見巧而見拙不為捷而為迂以迂且拙

者與天下之捷者巧者爭則處常不勝之勢矣故商

賈者商此利賈此利也天下有偶合於義理之利斷

無不營營於利之商賈為商賈而言義理其為義理

也亦僅矣夫聖人之道戒取巧戒爭捷今市井之中

有不取巧者乎有不爭捷者乎魯齋為元大儒而立

論不結女此

宋楊太后聞執政及侍從臺諫棄位逃者數十人乃
詔戒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
家多難爾小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今內而庶
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旣不能
爲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且表裏合謀接
踵宵遯平日讀聖賢書自諉謂何乃如此時作此舉
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
尚在其負國棄予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嗚乎宋待

士大夫未嘗不厚而未造危急之秋率皆棄位逃竄
各謀自保何其辜恩負國以至於斯耶然推原其故
不可專罪士大夫也蓋高宗朝有秦檜甯宗朝有韓
侂胄光宗朝有史彌遠理宗朝有史嵩之賈似道歷
朝皆有小人蟠踞顯要而忠臣義士則或降或斥或
貶或死正氣爲之不伸人心莫知感奮加以教澤寢
微化源盡絕生斯世者又當此四方騷動物力交竭
之秋朝夕謀其家室衣食之私唯恐不足而又何暇

爲博信明義之圖故一旦羣掇青紫叨列仕籍則其

處心積慮猶是見利忘義之本懷而邊警告急紛紛

逃去亦固其所無足怪爾夫昇平無事之日不能鼓

人以忠義患難相迫之秋安能責人以廉恥後之有

天下者知任用小人之禍其終必至於此亦當猛然

深省而懷覆車之戒矣

秦人坑趙士楚師屠漢卒慘矣然未有運土作壘併

人築之殺民煎膏取油作砲如伯顏之攻常州者史

臣以伯顏比曹彬語其功則畧相當而論其性則仁
暴判焉矣

柳岳如元請平伯顏不許曰汝國昔得天下於小兒
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案太祖得天下雖天與人歸
而揆之於義則有不能無憾者至末造乃使敵人
爲口實故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
者誠欲造禮無過之地也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
服事殷卽是此意

葉夢鼎以賈似道當國除官不拜或以禍福告夢鼎
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竊謂人惟大視死生而小視
廉恥則雖許及之之屈膝由實而亦爲之矣雖趙師
異之作犬嗥而亦爲之矣雖程松之獻美妾而亦爲
之矣然而人苟若是則孔子之所謂鄙夫也鄙夫可
與事君也與哉孔子告子貢以士之道必曰行己有
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又
曰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不

爲苟得者誠恥之也如夢鼎者其亦不爲苟得者乎
元之刺皇后不忍取亡宋之物明之馬皇后不欲重
亡元之寶二后之見何高也大抵開創之君其雄才
大畧旣足以馭羣雄而撫方夏而又每得賢后爲之
贊助於內以翊興王之業至於國勢陵夷則有驕君
弱主相屬於代而又必有妬后悍妃憑寵自放以召患
亂甚至亡國敗家相隨屬吁可歎已。

許魯齋自謂爲虛名所累不能辭官語其子勿請諡

立碑竊謂魯齋於不能辭官臨命若有遺憾乃知此
道知之匪艱行之維艱非有強忍勇敢之力誠未足
以語實踐也其曰爲虛名所累是爲物欲所累也然
由君子觀之當日之仕實不如不仕特所難者在將
仕未仕之時際見是則進見非則退貴有斷然不惑之
志多耳

英宗被弒拜住被殺首逆雖正典刑而黨與未盡逮
治吳澄爲元大儒方且高據經筵進講帝範而逆黨

未討姦惡未除忠憤未雪冤枉未理數語乃出諸張
珪之口珪爲洪範子先居武職後更文階其平日無
甚術學可知然於是非順逆之理知無不言言無不
盡初不肯如澄之安於緘默者則澄有愧於珪多矣。
順帝時有議臧吏遭喪不許歸葬須竟其獄者成遵
曰惡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國家以孝理治天下
甯失罪人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竊謂法者天子
所以治天下也而教忠教孝胥寓乎其中臧吏遭喪

不許歸葬正以儆未犯者之不可自絕於親也今乃
謂惡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抑知彼爲惡之日目
中已久無人倫乎彼無人倫遵乃欲使之強有人倫
乎又曰甯失罪人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夫失罪
人則棄法矣棄法則無君矣獨可使天下有無君之
吏乎且竟一罪人可以不恨在我以爲寬厚而適足
以啓魚無忌憚之心使貪污成風民生無賴而寢爲
叛亂者皆自遵之言辨其端也也當時亦無駁詰之者

而不許歸葬之議遂寢惜哉

成祖起兵時內臣多逃入其軍漏朝廷虛實甚以爲
忠及卽位大加委任令刺事其後遂有劉瑾王振魏
忠賢之徒口含天憲手握王章以貽國家無窮之禍
易曰履霜堅冰至誠不可不慎之於微也

解縉與胡廣王良集吳溥舍縉陳說大義廣亦奮激
慷慨良獨流涕不言後良死而縉廣不死廣以賦性
縝密始終得保恩寵縉爲高煦劾私覲太子逮下獄

錦衣衛帥紀綱使獄卒醉以酒埋積雪中斃之夫同
一死也死於成祖即位之日則重於泰山死於積雪
中則輕於鴻毛士君子處人家國間值存亡危急之
秋誠不可不一權重輕矣

周納請封禪呂震力贊之帝謂曰今天下水旱疾疫
難語太平昔唐太宗欲行封禪魏徵力諫而止爾等
異於徵之所以愛君者夫篡奪之君何功何德而周
訥呂震猶請封禪豈天地鬼神亦可欺乎此不特無

是非之心并且無羞惡之心矣成祖引唐太宗事斥
之蓋未始不內愧也然則成祖者其猶有羞惡之心者與
楊士奇有學行楊榮謀而能斷楊溥有雅望時號三
楊然榮於燕王入京迎謁馬首曰陛下先謁陵乎先
卽位乎察其詞氣頗類馮道縱有才能曾何足取史
與士奇溥並稱失其倫矣

英宗時中官及言利諸臣爭請開礦乃命戶部侍郎
王直經理之定歲課福建銀二萬餘浙江四萬餘而

官屬供億所費較課銀尚過之自是民困而盜益衆
案開礦有三大害始開之日廣募人役厚給新糧耰
鋤之衆見利而趨鱗萃麇集常數千人多一礦夫少
一農民田疇荒棄所在多有徵米徵銀歲形不足此
一大害也至其桀驁性成方務構煽亡匿山谷劫掠
道路甚或黨徒日益盜弄潢池此二大害也人物所
產全資地靈精英結聚多歷千歲一興礦務攻鑿窮
施氣脈大傷地靈全失異人偉士自斯而杳此三大

害也洪武初王允道請開磁州鐵冶太祖曰朕聞治
世無遺賢不聞無遺利杖之流海外英宗何不一誦
祖訓耶。

王振佞佛請帝歲一度僧修大興隆寺役軍民萬人
既成延僧主之帝親傳法稱弟子夫天子綱常禮樂
之主天下臣民所仰望以爲法範者也顧乃皈依沙
門師事釋徒此豈所以立臣民之上乎梁武帝捨身
同泰寺設無遮大會爲寺衆講涅槃經而爲侯景所

害陳武帝捨身大莊嚴寺亦設無遮會效釋子膜拜
而享國不永英宗何乃蹈其覆轍耶

景泰二年令軍民納粟者世襲武職給事中曹凱言
近輸豆四千石以上得授指揮彼受祿十餘年費已
償矣復令世襲是以生民膏血養無功子孫而彼取
息長無窮也有功者必謂吾以捐軀獲此彼輸豆亦
獲此是朝廷以軀命等於菽粟其誰不解體四年夏
又令生員納粟爲國子生教授黃鑾上言納粟拜官

衰世有之然未聞納粟貢士者也今以浮薄不教之
子納粟進身不數年寄以民社是猶驅狼虎以牧羣
羊欲其不恣啖噬得手竊謂名器國家之大柄故爵
以詔德祿以詔功先王之世出之綦慎至後世有納
粟之例而名器始輕然未有世襲武職及國子生亦
可以納粟得者至孝宗時尚書王恕言永樂宣德正
統間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餉當時無納粟例
糧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敝比年來一遇災歉輒行

捐列人既以財進身欲其砥廉隅爲循吏豈可得乎
於是始命停之怒之言可謂重惜名器而足以興邦
者矣。

劉吉與萬安劉珣在憲宗朝無所救正時有紙糊三
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案吉使魏璋傾湯鼎是小人
之忌刻者安諂事閣寺養子是小人之無恥者珣自
以宮僚舊屬遇事無所回護解杜杜之罪
是雖與小人同列而不害其爲君子者三閣老豈可

一概而論乎

魏忠賢以市井無賴黃緣保姆得備宮監恃寵竊威
顛倒朝政乾兒義孫羅列顯要浙江巡撫潘汝楨首
請建忠賢生祠自是諸方效尤幾徧天下其頌忠賢
有民心依歸即天心向順語更有稱堯天舜德至聖
至神者監生陸萬齡請以忠賢配孔子其疏曰孔子
作春秋儆臣作典要孔子誅少正卯儆臣誅東林黨
人嗚乎自古天理人心之滅絕無有若斯之甚者夫

至變極亂之國其天理人心苟有幾希之存則雖屢
瀕於亡猶可以圖振興而延世數至并此而滅絕殆
盡則相率而趨於禽獸之路雖欲無吞噬殄滅之禍
不可得已自忠賢伏誅歷十七年而明祚告終小人
之亡國有如此之速者。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
不察不畜不欲與民爭利也萬歷以後天下水利碾
磴場渡市集無不屬之顯宦而察雞豚畜牛羊又在

所不屑爲矣

呂維祺勸福王常洵散財餉士不從後官軍引賊陷
城殺常洵勻其血雜鹿肉以食曰福祿酒夫使常洵
聽維祺言未必有救於敗亡之禍然不失爲智者之
所爲必欲與財俱亡愚矣管子曰擅天下之利者天
下謀之利字從刀殺機其顯露歟。

奴女紅娘子作亂衆至數千擄李信去強委身事之
李信者逆案中尚書李精白子也嘗出粟振飢民

德之曰李公子以倚門賣笑之人而聚斫木揭竿之
衆前世未嘗有焉然民窮思亂無人不可爲戎首也
豈獨限於女流哉

楊鶴曰自大兵大役加派頻仍小民之元氣傷遼左
黔蜀喪師失律封疆之元氣傷縉紳構黨彼此相傾
逆閹乘之誅鋤善類士大夫之元氣傷譬如重病初
起道在培養時以爲名言然此後畢自嚴請畝加三
釐歲增百六十萬小民之加派如故也陳奇瑜敗於

信以元氣修厚以致
無負聖人之志也





八〇
清
点



浙江圖書館善本

乙 登記號：005453

一九 年 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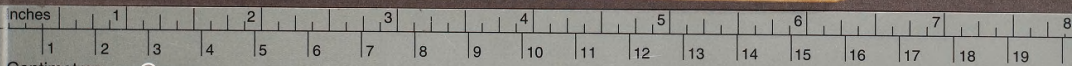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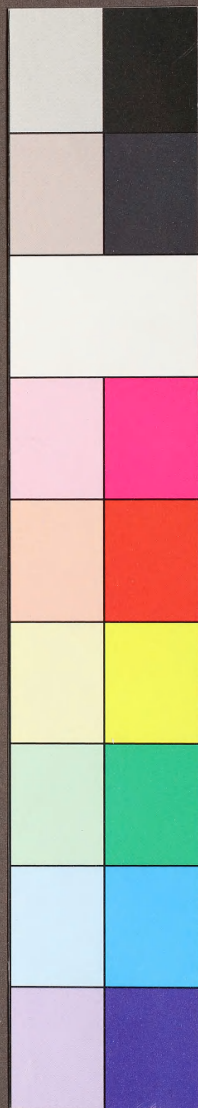
起
遠



齋
史
話

二卷
稿本
乘雲
吳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